

島上的中秋節，月亮圓得讓人發慌、心跳。晚空沒有一片雲彩。月光把東犬島的村莊、沙灘、廟宇照映得如同電影一樣，真是好看。可是我的心情非常鬱悶。晚餐的菜肴豐富，附近的海產品大黃魚、鮠魚、鰻魚、丁香魚都上了桌，團部的官兵都喝成了關公，唯有我是曹操，清燉雞剛端上桌，我的心臟跳得格外快，有嘔吐感，走出餐廳，剛走進廁所，我忍不住吐了！有點腥味，原來吐的是血！我捂住嘴巴朝醫務所跑。爹呀，娘啊，咱于家上一輩子積德啦。正是中秋晚宴上，王醫官竟提前回來，等待作戰組繪圖員跑來看病，這不是天公有意巧安排麼？「甭擔心，打了針，回去睡覺。」王清風醫官放下武俠小說，給我扎了兩針，臨走遞給我一包藥：「一天三次，飯後服用。回去先吃一包。記住，別胡思亂想，睡覺。」

老九團過去是從金門島移防來的。這支部隊原屬第二兵團，在震驚中外的徐蚌會戰中，被共軍擊垮，兵團司令邱清泉陣亡，只剩了老九團衝出包圍圈，像一隻被農夫砍斷的蚯蚓，經過一番痛苦的扭曲與掙扎，終於甦醒。我是在江蘇沛縣附近稽家莊的流亡學校，參加老九團的。團作戰組長胡瑛讓我繪製演習要圖，協助抄寫公文，以陸軍上士佔准尉缺派職。航行數日，老九團最後在這一片白犬列島登陸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東犬島只是弧形的不規則線條。每當我埋首繪製軍事要圖時，四周的參謀總是圍在桌旁，有的給我香菸，有的送我軍用乾糧，他們明明知道我是肺癆鬼，卻故意挨近我身旁逗趣。

于繪圖員，明年元旦你就掛階了吧？小子，到時候請客可別忘記我呀。一位滿臉酒糟的山東老鄉，親暱地拍著我肩膀說：「俺四十歲才當排長，還沒三年，上邊就催我填表退伍，他娘的！過了河拆橋，卸了套殺驢！老九團未免太現實了！」

過去共軍的報紙，批評我軍「殺人放火，強姦婦女」，比土匪還要殘暴凶惡；但是我從脫下學生服，穿上軍裝，跟隨老九團邊打邊撤，卻覺得四周的官兵，一個個老實得和饅饅一樣。

從上次在海帶島咯血，我曾萌生了自殺念頭。胡組長派人監視我，爲我燉雞湯，注射鏈黴素，爲了申請這種珍貴的藥物，他跟醫務主任拍了桌子，想起此事我就暗自掉淚。也許由於注射鏈黴素過多，我的耳朵反而變得重聽，差一點成了聾子。

有一天，醫務主任跑來找胡組長，他進門就開玩笑：「老胡，你們組的愛迪生去療養吧！」

于光不願意當愛迪生，他想當貝多芬。胡組長接過卷宗，看罷公文，才知道吳主任想把我送到肺病療養所。那裡的空氣新鮮，醫療設備比較先進，陽光沙灘加大海，用不了一年就會康復歸隊。目前九團有三個名額，若是胡組長應允放行，我日內即可前往報到。

「讓我考慮一下，明天告訴你，行唄？」

吳主任搖搖頭，笑了笑，走了。

晚餐時，全組五個參謀，和胡組長同桌用餐。我因有病，伙伙將菜打在我專用的鋁質飯盒內，坐在伙房吃飯。他們在屋內談論有關我去療養的事。眼看下月全團作登陸演習，若是繪圖員驟然離職，作戰組確有一定的困難。胡瑛組長疼惜我，躊躇良久，決定讓我去離島療養。至於繪製演習要圖，他計劃向師部借調人員。

飯後，胡瑛組長將他的決定通知我，囑我在療養期間，遵守紀律，有空學習寫點文藝作品，不可賭博或睡懶覺。他說：「你才十八歲，人生的路還遠著哩。等病情控制住，你就回來。千萬別想家，那是不面對現實的事情，咱們三年五年回不去的。」接著，他塞給我兩百塊錢，我推讓了半天，最後紅著臉收下了。

我摸索著夜路向海邊走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俗話說：「治了病，治不了命。」即使這場病能拖延十年八年，到頭來還是兩腿一伸，去見閻王。何不今晚結束，也少受苦少受罪？仰望一輪明月，正冉冉從海面浮起，眼前海島夜景，如幻如夢。不久，我走在柔軟沙灘上，膠鞋踩得沙沙地響。海風捲起白浪，浪沫濺在我的身上，覺得有些涼意。我在一處斷崖下尋到一片沙地，坐了下來。脫去鞋襪，我湧出投海自裁的願望。

驀地，不知從哪兒吹來的風，飄來女播音員的悅耳聲音？她從過中秋闔家老少團聚說起，希望蔣軍官兵弟兄棄暗投明，回到人民政府的懷抱。我覺得這些話滑稽可笑。既然你勸我們回大陸，眼前一片茫茫大海，若是我泅水過去，豈不葬身魚腹？你這不是變相鼓勵自殺？如果真有誠意，何不駛過來數艘快艇，載運有意返家者回去？或者派代表飛抵台北，向領導階層進行談判，爲了讓一百多萬離鄉背井同胞骨肉團圓，雙方互作讓步，達成愛護同胞的願望。如今總是老王賣瓜，介紹生產躍進，農業豐收，核子彈發射成功，搞得我們這些姥姥不疼、舅舅不愛的大頭兵，思鄉流淚，走向絕路，這是你們心理作戰的高招吧？

海風吹醒了我的頭腦，通過客觀分析，目前我不能蹈海自殺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沒柴燒，再說我的肺結核病也許不至於死，若是將來康復，回憶當年曾想自殺的往事，我一定面紅耳赤，啞然失笑！

駐防東犬島的老九團，文藝風氣普遍，每逢機帆船靠岸，各單位最愛的不是罐頭、啤酒副食品，而是報紙、雜誌與書籍，那才是青年戰士思念的精神食糧。老九團衛生連的士官秦鵬，曾獲台北「中華文藝獎金會」小說獎。另外，還有幾個寫新詩的士兵，常在台灣報刊發表作品。我那時也常向《精忠報》、《戰友報》副刊投稿，有時還收到三、五十元稿酬呢。

那天，王醫官送我們去十哩外的無名島，機帆船在大海中破浪前進。船上裝載糧食、藥品，還有兩名病員。坐在我對面的是衛生連杜少尉，蒼白臉，兩頰泛紅，像剛演過《西廂記》的張君瑞，尙未卸妝。他咳嗽得很厲害，卻不停地吸新樂園紙菸，手中還拿著《約翰·克利斯多夫》在看。可能小說情節感人生動，也許此人性格內向，他從上船就低著頭看小說，從未抬頭。

船到半途，浪濤翻湧得東倒西歪，王醫官卻聊起肺病療養所的事情。「小子，那兒有個老病號叫秦鵬，是你們同行。也常寫文藝作品。你去療養，跟人家學習啊。我寧肯看武俠小說，也不看你們的新文藝。」王醫官哈哈大笑。

海水的顏色逐漸變黃，機帆船馬達聲漸漸轉弱，我朝眼前的無名島眺望，恰像一隻貝殼，在汪洋大海之間浮升出來。遠方的碼頭閃出幾個人影，他們準是預備搭乘這艘船回東犬島。

無名島非常寧靜，猶若世外桃源，我團爲了接送病員、運補糧食醫藥，在島南端用木材搭建臨時碼頭。機帆船靠岸，張君瑞搶先跳下去，握住一個身材魁偉的青年的手，激情地說：「秦鵬！你最近在《野風》發表的那篇小說，非常精采，你一定在這兒泡妞啦。」那個穿病員服的秦鵬，羞怯地說：「我聽說你要來，接了好幾班船，今天總算接到你。」他接過對方肩上的背包，大步流星走，低聲和朋友談話，我的耳朵有些重聽，再也聽不見他們的談話。

這座無名島只有七八戶漁家，住在北端，肺病療養所病房在南端，這是當初老九團首長的決定。療養所建有兩排鐵皮病房，自北而南；宛如兩列行駛中的火車。我是上士，因佔准尉階缺，所以把我安排在東邊的津浦線。津浦線有兩大優點：一是醫療設備在中間，無論驗血、取藥或照X光非常方便；二是每人一間屋，屋內陳設床位、茶几、櫥櫃，不僅出入自由，而且晚間也能在燈下看書寫作。西邊平漢線，兩人一間，餐廳、廚房、儲藏室皆設於此。每日煙火繚繞，吵聲不斷，猶如一系列瘋人列車。

病房傍依著一座荒瘠的山坡，原先開闢出兩塊梯田，如今成爲墓地。我團自移防白犬列島，已病逝三十六員，埋在梯田。墓前豎立木牌，上書死者級職、姓名，以及籍貫。林順所長曾經公開說：這三十六個官兵，是《水滸傳》的三十六天罡，從今以後不能再埋人了；要是再死了人，他一定把它燒成灰，灑到大海。林順的這番話傳到團部，團長向台北申請建立了火葬場。這是林所長引爲無比光榮的往事。

林順年近五旬，老光棍、心廣體胖。幹了十年少校，毫無怨言。他連A B C也不認得，卻讓那三個醫官、五個看護兵，以及三十多名肺病鬼口服心服，毫無怨言。凡是新報到的病員，他都照例作個別談話。那日，我走進所長辦公室，他摘下老花鏡，親切地說：「于光，你那一縣出玫瑰酒，過去俺衛生連有個班長是你縣的，壯得牛一樣。古寧頭戰役，從中士升到烈士，老天爺不疼咱山東人啊！想起他來我就一肚子牢騷。」林所長問了我一些病情，他說：「你住在官員病房，我已交代過，有啥問題告訴我。過幾天，俺做炸醬麵再找你。」

療養所的伙食實在難以下咽。青菜煮豆腐、紅燒肉、南瓜煮粉條，吃起來總是不合口味。這可能是伙仗手藝太差，若從部隊調來烹飪高手，確非易事，誰願意跟肺癆病人朝夕相處？伙食不好，助長了病員吃小灶的風氣。尤其住在津浦線上的軍官，每次領到薪餉就煮麵，包餃子，或是燉雞煎魚，增加營養。林所長每週做一頓炸醬麵，動員幾個人幫忙。揉麵由秦鵬擔任，他力氣大，揉起麵來得心應手，麵揉好，他用乾淨的毛巾把麵團蓋上，使麵滋潤。林所長親自指揮做菜雞，黃瓜、小蘿蔔得先淨淨再切成絲；青豆煮熟脫皮備用；等鍋內油燒熱，他把切好的蔥薑蒜片，豬肉丁和黑醬放進鍋內，不停地

以鏟子翻攪，使其噴出香味。麵條切好下鍋，煮熟後馬上撈進盛涼開水的桶中。這時，林所長用筷子敲著粗瓷碗沿，扯開嗓門喊著：「臉皮厚的爺兒們，來吃炸醬麵吧！」

於是，病員從四面八方鑽出來，排隊，搶麵吃，笑得人仰馬翻，鼻涕直流。有時候，林所長還吃不到麵，誰叫他愛廣播呢！

住在鐵皮房子裡，冬天冷得像冰窖，夏天熱得像烤箱。偏是我們愛過夜生活的人，想利用晚間寫作、看書，實在苦不堪言。那時療養所有一台柴油電機，每晚供電到九時為止。九時後，每個房間點上油燈，像螢火蟲，一派淒涼景象。

秦鵬是肺病療養所的老病號，他睡在津浦線的浦口，出了後門，便看見海灘，只有五十多米。秦鵬晚間常在沙灘散步、納涼或游泳，直到停電以後，他才回來沖冷水浴，開始寫稿。他住在我的對門，兩人都是夜貓子，有時他找我要香菸，我向他索軍用餅乾，或他找我商酌文章題目，我請他決定一個比較貼切的詞彙。秦鵬的文學修養好，他原是廈門大學中文系學生，老九團從廈門撤退前，秦鵬投筆從戎，立刻參加了古寧頭戰役，雖然他未負傷，卻因咯血進了醫院。他是福建人，會講閩北話，療養所少不了他，這是他長期療養的最大原因。

秦鵬表面上冷若冰霜，恃才傲物，但是他情感脆弱，時常暗自流淚。有一次，他夜間聽了對岸一段朗誦小說，曾在海灘抱頭大哭！我為此事幾乎跟他翻臉。秦鵬，你這是精神分裂，慢性自殺，值得麼？他身在荒島，心繫神州大地，只要跟他聊起大陸，他便談起翻天覆地的變化：河南畝產超過千斤，黑龍江開發大慶油田，乒乓球選手稱霸歐洲，他都知道。他的消息來源就是手中那隻烏漆抹黑、肥皂盒子般的收音機。

不提此事便罷，提起來我火冒三丈！

當時，我曾秘密地對他談起收聽敵台之害。大陸的工農群眾鼓足幹勁，為爭上游，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，宣傳一兩遍行啦，宣傳多了有啥用？聽秦鵬說只要化上兩萬塊錢，漁民會冒險把人送進閩江口登陸。若是船在中途，受到夾擊，這邊怕人溜走，那邊虎視眈眈，防備特務登陸。這壁壘分明的敵對行為，難道「福建前線人民廣播電台」的編輯播音人員不知道？再說，逢年過節，對岸電台總是播出些讓人思念父母、懷念故鄉的節目，害得當兵的痛哭流淚，萬念俱灰，幾乎逼得人投海自殺，了此殘生，這不是敵台帶來的惡果麼！秦鵬聽了只是苦笑，既不表示贊同，也無異議，我理解他不會接受我的勸告。

那年春節氣候不錯。林所長親自下廚，指揮做菜，他使用爆、炸、炒、扒等烹飪法，做出不少傳統山東名菜：九轉大腸、湯爆雙脆、奶湯魚肚、海爆海螺；為了讓病員調劑胃口，炊事班長蒸了不少饅頭、花捲，幾乎每個人笑逐顏開，只有秦鵬背地噘嘴，因為他對饅頭不感興趣。麵食中，他只愛吃炸醬麵。初一團拜之後，吃過了年飯，秦鵬邀約杜源，管理醫療器材的王少尉，連我一共四人，去外面打麻將。

杜源就是和我同船來此報到的那個少尉，他的病況比較麻煩，有併發的高血壓症。他是詩人，是秦鵬的好友與直屬長官。杜源對林所長的伙食管理非常不滿，對於北方人愛吃麵食習慣，提出公開地批評，他說：「附近海域盛產黃魚、丁香魚，既便宜，又富

營養價值，爲什麼偏去吃豬肉？」

老九團的北方幹部多，林順所長是山東沂水人，小時候連海都沒見過，他不愛吃魚，怕魚刺卡在喉嚨裡。他曾頂撞杜源：「你咋寫出好詩來？蘇東坡最愛吃肥豬肉，人家才寫出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我說老杜，你們杜家出了一個詩人杜甫，是吃牛肉撐死的。若是他吃紅燒豬肉，絕對沒事兒！」

詩人給林所長取了一個綽號「李耳王」，那是對老人剛愎自用、頑強固執的嘲諷。

漁村靜悄悄的，偶而從那古樸院牆內揚起一串爆竹聲，海岸停泊著十多艘漁船，村裡看不到人影。秦鵬帶我們走到漁村，門前掛著一隻棕色木牌，上書「洪掛」，想這是主人名字。走進貼滿春聯的門樓，正面是主房，兩旁是陪房、廚屋和儲藏室，庭院清雅潔淨。秦鵬引導我們三人進入一間陪房，明窗淨几，桌上擺了香菸、龍眼乾、瓜子、糖果。秦鵬像主人似地挪動桌椅，準備打牌。

王少尉幽默地說：「這不是到了秦公館嘛？」

在一陣歡笑聲中，從外面走進來一個年約二十的姑娘，身材苗條，眉目俊秀，提著一隻藍色瓷壺，向大家低聲問候，「恭喜，恭喜！」微笑地把茶壺擱在茶几上。

「阿嬾，妳爸呢？」

「在隔壁村長家打牌。」

那女孩轉身走了出去。眉宇之間洋溢著喜悅意味，使我湧出賓至如歸的舒暢心情。

詩人杜源來療養所，沉默寡言，但他打起麻將牌，談笑風生，意興盎然，如同籠中鳥雀飛返山林。當初發明麻將牌的先輩聰明絕頂，一百三十六顆牌，有上千種組合方法，卻能使人樂以忘憂，愛不釋手，煥發了青春。

杜源口才好，思維敏銳，他從讚美阿嬾起，繼而想套出秦鵬和她的感情程度。秦鵬哼而哈之，置之不理，只是低頭作牌。八圈打完，打骰子換座，秦鵬才苦笑地說：「阿嬾跟她父親相依爲命。我倆年齡不相配，我又有肺病，我怎麼能做這種缺德的事！」